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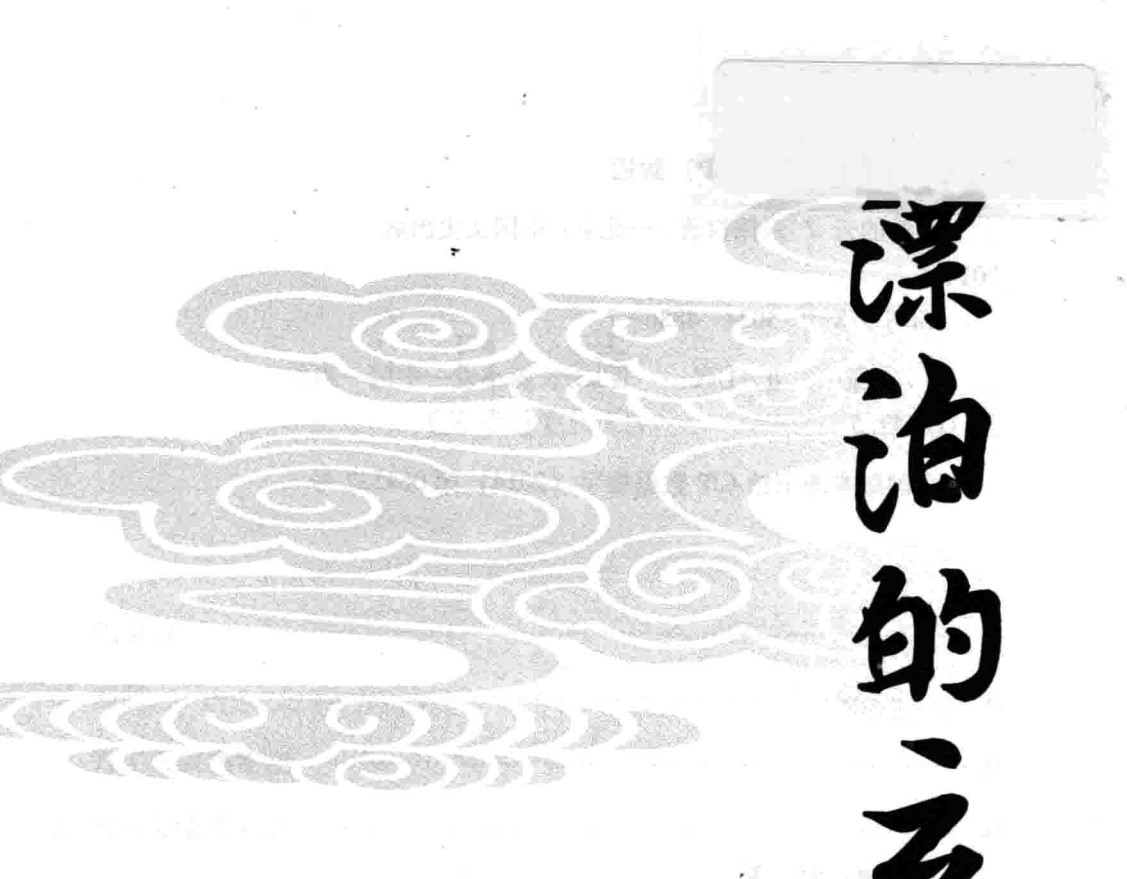
漂泊的云

张伟权◎著

漂泊是一种
浪漫，漂泊
又是一种痛
苦。人的一
生没有漂泊
不行，如果
永远漂泊也
不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漂泊的云

张伟权◎著

漂泊是一种
浪漫，漂泊
又是一种痛
苦。人的一
生没有漂泊
不行，如果
永远漂泊也
不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泊的云 / 张伟权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034-4886-7

I. ①漂…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4522 号

责任编辑: 刘 夏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张伟权 湖南省龙山县人，
祖辈以稼穡为业，均良民之
属。本人无甚特长及爱好。自
诩：粗茶淡饭足矣，挑灯夜读
乐矣。

目 录

CONTENTS

一、辍学打工	1
二、陷阱	15
三、打工人家春常在	31
四、好马要吃回头草	40
五、甜甜的禁果	52
六、小学教授	67
七、三伯父有了女朋友	77
八、老同学徐春莲	93
九、凤毛脱了不如鸡	107
十、周编和他的小三	122
十一、谈情说爱	130
十二、水友哥提了空箩箩	140
十三、屈原投笔去经商	154
十四、三伯父进了派出所	171
十五、小唐不见了	183
十六、彭可的智商	195

十七、有情人没有成为眷属	202
十八、榕树下的婚礼	214
十九、飘进鹏城大学	229
二十、王群的故事	238
二十一、新的岗位	251
二十二、爱情往往是巧合	260
二十三、云变雨	277

一、辍学打工

高中三年一期时，因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我只好辍学，决定外出打工。

经过父母充分酝酿，我的打地点被铆在深圳，因为社会上有顺口溜说：“不去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去深圳不知道钱少。”听说深圳的钱多得不得了，在那里打工肯定捞钱要容易一些。另外，三伯父在深圳打工，他会对我有个照应。

动身前，我在县公安局办了临时身份证（正式身份证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取到）、边防证和其他所需证件。父亲给三伯父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对三伯父说要对我严加管教。

离家的先天晚上，母亲谆谆告诫我说：

“鼎生，到了深圳你一定要听三伯的话。不能学坏，要走正道。挣钱多少不要紧，千万不能做坏事。”还嘱咐我：“自己要注意安全。”最后还交代说：“到了深圳，先到三伯父那里落脚。吃了三伯父的饭，心里要记个账，自己有了钱就得还给他。在钱米往来上，不管和哪个，都要搞得干干净净，人的品质是最重要的。”

一切准备就绪，我在县城长途汽客运站乘坐了南下深圳的卧铺车。

在卧铺车上，我思绪万千：凭自己涉世不深的经历和十分年轻的年龄，去外面闯荡，心里真是虚虚的，不知这一去，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会碰到什么样的事，等待我的是一种什么结果……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脑子里萦回。以前都在父母羽翼下生活无忧无虑，现在离开父母，要去独立生活，心中有说不出的感伤。觉得自己就像一位不识水性的潜水员，一下子就要沉入海底，不知将会遭受何种困难和风险。想到这里心里产生了一些难以名状的恐惧。甚至还偷偷地流了眼泪。

汽车经过一天一晚的颠簸，终于到达深圳市南头长途汽车站。

深圳真美！宽广的街道，干净整洁，鱼贯而入大小车辆，形成了巨型长龙。高大的亚热带树木，像雄伟健壮的卫士。绿化带上红、蓝、紫、黄等各种颜色的植物生机勃勃，颜色不同形状各异的花朵相竞开放，那些被修剪成几何图案的花卉草木，显得美轮美奂。

深圳像一位巨人挺立在祖国南方的海岸线上。一看到她就觉感到有一种强

烈震撼,看到了中国大城市的灵魂。

从南头长途汽车站下车后,我找了个话吧在龙岗党校打工的给三伯父打电话。询问三伯父去龙岗党校的路线。三伯父电话里告诉我,从南头长途汽车站先乘229路公交车,再到南山医院转353路公交车,最后到龙岗党校公交站下车。三伯父还说他会在龙岗党校公交站台接我。

我想,要是三伯父能在南头长途汽车站接我,那该多好呀。但考虑到三伯父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如果要他打老远地来接我,作为后辈的我,消费一位老年人是不应该的。又想:反正自己是来深圳闯荡的,就要有勇气克服畏难情绪。

我一出车站大门,见一辆好像是229路公交车,在车站门口的公交站台停了下来,潮水般的顾客涌向了车门。我不假思索地跟了上去,好不容易挤上了公交车。车上人多,汗多,臭味多,有时还夹杂屁味,实在叫人苦不堪言。我花九牛二虎之力抓到了一个吊环,让公交车无限制摆弄和摇晃。我认真看了一下那些攀吊环的手,就像我们农村冬天挂在火炕上熏烤的腊猪脚,密密麻麻的,形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在公交车上挂了将近半个小时,公交车的广播里还没有报南山医院站的信息。

我悄悄地问了一位身边同样挂着的女乘客:“大姐,请问南山医院还有多远?”

她回答说:“你乘错了车,这是去蛇口的228路,你要去南山医院,应乘229路。”

天啦!怎么办呢?在偌大的深圳市,乘错了公交车等于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心里既紧张又着急。三伯父曾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如果在深圳乘错车,一天都难到达目的地。

我又问那位女乘客:“大姐,我再麻烦你,请问去龙岗党校应乘哪路公交车?”

女乘客回答说:“你现在只能到蛇口站,到了蛇口站再换乘329路,可直达龙岗党校。”

要知山中路,须问打樵人。还算幸运,我问到了一位深圳通,要是问到不熟悉深圳的人,不知又要花多少口舌。我死死地记住329路公交车,暗暗告诫自己再不能弄错。

在228路公交车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后,到了蛇口站。我刚下228路公交车,就看见有一辆329路公交车开来了,我赶紧奔向329路公交车。因为蛇口站是329路的起点站,车上有座位。我选择了左边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乘务员售票时问我去哪里,我说了一声“党校。”她收了我三块钱。并还告诉我一句:“在岗厦下车。”我当时也没有多想,228路车上的那位女乘客说329可直达龙岗党校,为什

么乘务员又说到岗厦下车,我想,乘务员肯定比乘客更熟悉公交站点,所以我对乘务员的话深信不疑。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乘务员报站说:

“岗厦到了,要在党校下车的乘客请下车。”

我急急忙忙下了车。下车后,眼睛直向公交站台上搜索三伯父的身影。可是,哪里都没看到三伯父的影子。我走到公交站台的背面也看了一遍,还是没看见三伯父。我估计:可能在我乘错车的时段里,三伯父等得不耐烦了,回宿舍去了。

我在站台上向一位等车的老伯询问党校在什么地方。老伯指了指正前方的一条街说:

“就在前面爱国路。步行十分钟到。”

我说了声“谢谢”,就直径向老伯所指的方向走去。

到了爱国路,再经人指点来到了党校门口。我看见左边门柱上挂有一块铜字招牌,上面写着:“中共深圳市委党校”。

我想,是不是龙岗党校与深圳市委党校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呢?带着疑问请教了一下党校门口值勤的保安。保安回答说:

“龙岗党和市委党校是两个不同的单位。这里是深圳市委党校,龙岗党校在关外龙岗区。”

再一次证明我又找错了码头。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我在附近找一家话吧,拨通了三伯父的电话,三伯父在电话里问我到了什么地方?我说我在爱国路市委党校。

三伯父在电话里批评我:“你怎么摸到市委党校去了?”

我把自己的乘错车的情况向三伯父做了说明。三伯父在电话里告诉我说:

“你赶快回到岗厦,换乘 329 路来龙岗党校。”

三伯父还再三强调,要我回到原来我下车的岗厦站上 329 路公交车。千万不能错,因为除了岗厦还有岗厦村和岗厦西几个公交站台,它们都在不同的方向。刚到深圳的人对这几个站点最容易混淆。

打完电话,我问电话户主要多少电话费,他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地说:

“不多,只要二十元。”

我心中一惊,一次不上两分钟的市话,为何要二十元?估计电话户主听我是外地口音,肯定是宰了我。在我未来深圳之前,有人告诉我说,大城市有些素质差的人肯宰外来人。我自己却尝到了被宰的滋味。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乖乖地掏钱给他,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付了电话费,我顺着原来的路返回到岗厦公交站,没多久,一辆 329 公交车来了,我赶快挤上了公交车。为了保险起见,我问乘务员,329 能不能到达龙岗党校。得到乘务员的肯定回答后,我才放心地找了一个空位坐了下来。

329 公交车在关内行驶一段时间后,要通过梅林海关检查站,过了梅林海关检查站,上水官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车速加快了。大概过了半个钟头,乘务员报站了:

“龙岗党校到了,有在龙岗党校下车的乘客请下车。”

我从公交车上挤了下来,一眼就看见公交车站台上的三伯父。我一看见三伯父,一下子跑过去,抱着三伯父哭了起来,我多么希望能够得到三伯父的一番同情和安抚啊!

可三伯父既没有同情我,也没有安抚我,反而责备我说:

“那么大的大,连公交车号和站台名都搞不清楚。”

我知道了自己做错了事,也不好向三伯父说明。

三伯父带我到他龙岗党校的宿舍。

三伯父的住房在学员楼一层的标准间,学员楼共有五层。现在党校学员住宿提高了规格,都是宾馆型的标准间,不过里面的设施要比宾馆的标准间差一些。三伯父也享受了学员的待遇。他的职责是分管学员楼的清洁卫生。

三伯父既不看书,也不写字,这一标准间对三伯父来说是足之够也。对打工者来说是最优厚的待遇。

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其中一张单人床是三伯父就寝的地方,床上垫着一张草席子。草席子也不平整,起了几道皱。床上的被子胡乱放着。枕头是一只蛇皮袋作为枕套,胀鼓鼓的,不知里面放了些什么秘密的东西。另一张单人床上胡乱放了些说不清楚的东西。两个床头柜上也是被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所占领。里间的墙壁贴有一架衣柜,也是灰尘满面,整个房间里就像一位很久没有修边幅的男人,显得十分窝囊。

房间后面是阳台,三伯父用来做厨房。阳台上的一台液化气灶放在水泥砖上,一口简单的铝锅可能是煮饭和炒菜兼用,很不安分地蹲在液化气灶上等待主人的任意摆弄。灶台旁边放了一只纯净水槽,水槽上面倒放着一只一次性杯子。灶台上放着两个没有洗好的瓷碗,一双变了色的一次性筷子在瓷碗上休息。

这就是一个老单身汉的全部家当。我真对三伯父有些不解,他有堂兄堂姐供养和时时眷顾,可以在家里衣食无忧地坐享其成,可他背井离乡过这样寒酸的生活,实在是让人不可理解。但从三伯父的表情来看,他对自己的生活却透露出一种满足的神情。

我稍事坐定，三伯父从纯净水瓶里倒了一杯纯净水给我。我没有来得及道谢，就咕咕地把水喝下去了。

喝完水后，我还以为三伯父会问我“为什么不读书了”、“为什么出来打工”之类的话题，可三伯父却只字不提，我感到有些奇怪。

不问就不问吧，反正他老人家怎么想的我无法揣测。

晚餐是三伯父用五花肉炒茄子，外加一个清炒生菜招待我的。看来单调，我却吃得有滋有味。在家里母亲是当地出名的做菜好手，街坊邻居都喜欢母亲做的菜。一旦周围有什么红白喜事，都邀请母亲当大师傅。尽管母亲的菜做得如何好，我总觉得没有三伯父这顿菜这么好吃，这么有味。

晚饭后，我想主动地洗碗，三伯父说，明天早上洗吧。我也巴不得三伯父说这样的话，因为我也确实太累了，只想休息。

当晚我就和三伯父挤在他的那张床上睡觉，以前在家时，三伯父从乡里来我家，经常和我一起睡觉，那时很随便。这次却觉得很拘束。我睡在三伯父分给我的那点领域，侧身睡着，伸了的脚再也不敢缩起来，伸直的身体就像卖衣店里面的石膏模特儿。睡下后也不敢打翻身，一夜都是侧身的姿势。开头根本睡不着，后来在酷累的唆使下，不知不觉地呼呼入睡，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我还是先天晚上睡觉时的姿势。

起床后，我胡乱洗了一下脸，就主动地承担起做早餐的事务。其实早餐也很简单，三伯父昨天晚上已买了一袋馒头，放在铝锅上加热，就完事。买来的水白菜，用菜刀一切，再回锅放点油盐就行了。我把从家里带来的干菜拿出来，也在锅里热了一下，一顿早餐就大功告成。

吃早餐时，三伯父对我说：

“你如果有大学文凭，只要到人才市场去应聘。没有大学文凭就只能到街上去看公司或工厂的贴的招工广告。你今天就去街上看广告，看有没有适合你做的工作。”

我随口回答说：“好。”

三伯父这一说，我心中发了蒙，千里迢迢来到深圳，原来是指望三伯父帮我找事做。可到了这里，三伯父却要我自己看广告找事做。心想，万一没有找到事做又怎么办呢？如果是父亲一定不会叫我看什么广告，三伯父毕竟不是父亲。父亲和三伯父还是有区别的。

早餐后，三伯父去干他的扫地活儿，我就去街上“找”工作。临行时，三伯父还叮嘱我说：

“你万一到外面迷了路，找不回的话，就打个‘的’回来。这里的路很难找。

我刚来时都迷了几次路。”

我回答得很爽快：“好。”

口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却没有半点把握。

我从三伯父的宿舍出来后，感到一阵茫然，就像大海里一叶扁舟迷失了方向。这时想到家里父母，想到了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一股股辛酸味不断地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涌动。心里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自己要辍学来到这里，这里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具有魅力，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我。我就是标准的流浪儿一个。”

我先到南联路，盲目地在街上打转。用一双贼似的眼睛，四处去寻找招工广告，并暗暗许愿：“请菩萨保佑，让我马上找到工作。”甚至还想，只要我能找到工作，到时候我一定要找一所庙宇去虔诚地去敬菩萨，感谢菩萨的保佑。

南联路没有什么收获，我又窜到龙城大道，也没有看到什么招工广告。我在寻找广告的过程中听别人说，深圳的大街上的建筑物上一般是看不到广告的，因为城管管得很严，他们一见别人贴小广告，就要严加处罚。特别是在主要建筑物上更是没有小广告的栖身之地。

出门时三伯父给我告诉了一个诀窍，说是在街上不显眼的地方或者是垃圾桶上才能看得到广告。其他城市，还可在电线杆上看到广告，还可以欣赏电杆文学。可深圳的电线都是走的地下，在地上是看不到电线杆的。

后来我发现，像我这样搜索广告者也大有人在，他们也在东张西望，样子看来是若无其事，心中想法完全和我一致。

龙城大道也没有收获，我就窜到龙翔大道。由于走了很长时间的路，觉得有点累，就先在凤翔大道的露天停车场的一处花岗石隔离墩上坐下来歇脚，乘歇脚的机会也浏览了眼前几部停摆的小车屁股。看这些小车的屁股后面贴了一些有趣的话语，什么“车和妻子一概不能外借”、“越催越慢，再催熄火”、“车技差，脾气大”、“别吻我，我怕出事”、“嘀、嘀、嘀，越嘀越慢，再嘀要嘀泪嘀血”等。这些新的民俗语言，也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歇了一阵后，又在凤翔大道上去寻找广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凤翔大道叫九地门的一个公交车站台背面，终于看到了一张招工广告，是一家叫金山物流公司贴的。内容是招物流公关人员，只要男性，学历初中以上。年龄要求十六岁以上十九岁以下。月工资最低两千元，还包食宿。电话号码、公司地址一应俱全。广告上说可撕下带回。

我衡量了一下自己，还比较适合广告上的条件。我就把广告撕下来揣在衣袋里，回去好给三伯父报喜。有了这张广告，也就不想再去找其他广告了。

考虑到三伯父这时也还未下班，想在外面多玩一阵，等三伯父下班后再回龙

岗党校去。

我信天游荡起来。游了半天，在街上看到的除了打工者还是打工者。打工者有大的、小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种各样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肚子里开始饿了，想在街上顺便找一家餐馆吃点饭，暂时解决一下肚子问题。

我信步来到德政路的一家叫“胡记餐馆”的小店，餐馆的两扇门上有一副对联很俱平民色彩：

童叟不欺 丰俭由君

我走进店内，看见整个店面大概有四十来个平方，收拾得还干净卫生。饭堂里摆了十多张餐桌，里面的客人还真不少。从外表上看，进来用餐的大都是打工者。店里的几个服务生都忙碌着招呼客人。

一位老板模样的年轻女性安排我在一张餐桌旁坐了下来。她左手拿着菜单，右手拿着一支笔和一本便笺纸来到我的身旁，一边给我送菜单，一边用十分亲切的口气问我说：

“小老弟，要点什么菜？”

她这一问倒叫我有些慌了脚手，因为我准备只是吃点快餐，没有点菜的打算。但我也还是装模作样地看着菜单，看到菜单上的菜谱，很多菜都不适合我，不是价格太贵，就是我不太喜欢。我就胡乱点了一个价格最便宜的酸辣土豆丝。

她轻轻地问：“就这一个菜够了么？”她接着说，“小老弟，我告诉你，到深圳来最好是吃海鲜，我们这里的海鲜既便宜，又新鲜。不像内地虽说是海鲜，其实早就过期作废了的海生动物，失去了海鲜风味。”

我经不住她的开导，从菜单的海鲜栏里看到海蛰，就点了它。其实海蛰我从来没有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就更不用说吃它了。我是看它在整个海鲜中价位最低才点的。

她把我点好的菜单写好后，送给了另一位服务生，并要这位服务生给我拿了一套消毒餐具，还给我倒了一杯茶水。

可她还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她索性坐在我的对面与我闲谈起来。

我顺便打量了她一下，只见她年纪大概二十二三岁。她的模样我不会形容，只觉得她：鼻梁直挺，准头微翘，皮肤白皙，耳垂半圆，身材高挑，眼睛流光，风韵无限，秀色可餐。她在我面前的存在使我感到极不自在。她不走我也没有办法，又不能赶她走。说实话，我连正面都不敢去看她，只是用眼睛斜视了她一下。

正当我斜视她的时候，我发现她在认真地打量着我，好像是要把我的五脏六腑都要看透似的。然后她用极其和蔼的口气问我：

“小老弟，刚来深圳吧？”

我对她的问话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我不能有一个正规的答复，我只是简单地从鼻孔里哼出一个“嗯”的音节。

她对我的回答没有什么反感，她问我：

“小老弟，你家是什么地方的？”

“湖南龙山县。”我回答得十分坦诚。

“原来在哪里混？”

我真不理解，她为什么说我“原来到哪里混”呢？她是不是从我的言行中看出我只是一个混混。

“我刚从家里来深圳。”

“啊！”

她的一个“啊”，叫我猜不透其中包含着什么意思。我来不及想很多，就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向她作了交代。目的是竭力证明我不是混混。

她也毫无保留地向我介绍了她的情况，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否真实，从她诚恳的口气中，我觉得她并没有欺骗我。

她自我介绍说：她也是内地人，大学本科毕业，大学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她生来就对文学十分爱好，有时也写一点文学作品。原来有个当作家的梦想。大学毕业后，听说深圳是最能体现个人价值的地方，就来到这里。

她说得认真，我听得淡然。她继续介绍说：她是三年前来到深圳的，曾在几家公司打工，总觉得给别人打工不是滋味，不如自己当个老板。这样就出来办了这么一个餐馆。

我心里想，你这样一个小餐馆也算老板么。

她似乎读懂了我的意思，她说：

“小老弟，你别看我这餐馆在深圳来说是规模不大，我总还是一个老板，总比给人家当雇员强。”

她不管我有没有听的兴趣，她仍旧启开她的话匣子：

“过去给别人做事时总是受制于人，现在自己当了老板就脱离了别人的羁绊，自由多了。”

我真不明白，她给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讲这些话有什么用？我本想问一句：“你的老公呢？”但还是未敢开口。

这次她好像没有读懂我的心思，她还是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

“小老弟，深圳这个地方繁荣和气派。是全国人民把它建设起来的。你看全国各地的人都来深圳打工，他们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和心血。他们把深圳建设好

了,而自己的家乡却仍然受贫穷和贫困的威胁。像我们家乡,现在还是很穷。人均纯收入还未达到温饱线,乡政府和县政府上报的统计数字说人平达到了二千元,实际上只有六百元。我们那里农村的劳动力基本上都出来到深圳和其他地方打工,家里只剩一些老弱病残者。良田荒芜,村子萧条。”

我想,她说的和我们家乡拉西峒的情况也是一个样子。看来她的话还实事求是。

她又对我说:“小老弟,你刚来,可能还不知道深圳的情况。深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外地人,深圳的本地人其实很少,像这个龙岗镇,原籍人口只有三千多人,现在是多少?”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她说:“现在龙岗人口有二百多万,你看增加了多少倍?”接着她带有一点情绪地说,“他们原来的那三千多人,现在富得流油,他们不要做任何事情,平均一个家庭一个月纯收入不下二十万。”

听她说深圳人一月纯收入不下二十万,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天文数字,我们那里一家人月收入上一千块的都不多。

“哇,有那么多?”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

她看到我有怀疑,就解释说:“深圳本地人家都建起了两栋或两栋以上的房子,每一栋至少九层,每一层又分成了很多个一室一厅的小套房,他们又把这小套房的空间压到最低限度,专给外地人出租,一个小套间月租费最低一千五百元,一层最少有八个小套间,月收入就是一万多元,一栋房子的月收入最低就有十万元,两栋就近二十万元。如果楼层高一点,或者多有几栋房子,那么月收入就远远不止二十万元这个数字了。”

听她用具体数字作了说明,把我吓得一跳。

她又说:“深圳人以前穷得叮当响,我看了有关深圳的地方资料,深圳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主粮是玉米和马铃薯,灾荒年成还吃木瓜度日。现在和过去比,那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啊!”

她还给我介绍了她刚来深圳时的情况:“我刚到深圳时,就像是离了娘的鸡崽,显得十分凄凉,街头上睡过,树荫下睡过,桥洞下睡过,别人的屋檐下也睡过。吃的呢?在未找到工作之前,一天只计划三块钱的伙食费标准,那就是每餐两个馒头度日。有时实在饿得不行,就加一个馒头。一般不敢随便突破自己规定的伙食费标准。不过也给自己划了一道底线,那就是两个‘绝不’:绝不乞讨,绝不吃别人的残汤剩饭。可以说外面的艰苦生活我是都尝试过了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身上暗暗冒汗,为什么大家不在内地谋职而跑到深圳来自

讨苦吃呢？我的一位老师曾经给我们班上的同学说过，“人是世界上最不知足，最难以填满欲望的动物。”我眼下的这位老板就是这样的动物。

“小老弟，你不知道，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极限，如果到了极限的时候，希望也是即将到来的时候。在我艰苦难熬的时候，在一家外资企业谋得了一个文秘职位，因为我学的是汉语言专业，英语水平也不错。文秘工作对我来说是轻车驾熟，干得顺风顺水，开头三个月是试用期，每月只有一千五百元。试用期满后，月工资飙升到二千五百元。我知道在老板心目中，我的工资还有上升的空间，我就和他讨价还价，甚至用辞职相威胁。”

她说到这里时，我看见她眉飞色舞，还表现出洋洋得意自我陶醉的样子。

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后来呢？”

因为我不知道对她称呼什么，所以也就只好这样不礼貌地问了她。

她还是十分豁达，没有计较我的失礼，她很坦率地说：

“后来，我的月工资涨到三千五百元。”

我听她的话，把舌头一伸，表示十分惊讶，她很快看出了我失态的样子，于是就说：

“小老弟，你是涉世不深的小青年，你可能还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什么困难你只要和它抗争，你才会得到你应得到的东西，否则，你永远只是一位落伍者。”

老板看来要给我进行一次人生教育。这时，一位极标致的女服务生来了。她在老板耳边耳语了一下后，老板点了一下头，又转向对我说：

“小老弟，我去有点事，你的菜马上就来了。”

老板说完就像一朵云彩在我眼前消失了。她给我却留下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印象。

老板去后，一位服务生向我微微一笑，她这一笑，真叫我有些六神无主了，因为这位服务生太漂亮了，漂亮得就像白居易诗里所说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尤其是她脸上的那对小酒窝格外迷人，酒窝在现在女孩子的脸上已经是稀有的东西，可她能得到这一稀有的东西，说明上帝对她的偏心。

这位服务生对我说：

“你真是好运气，我们的老板一般是不会随随便便接待一个顾客的，今天老板与你谈了这么久，说明老板对你的厚爱。”

服务生把话说完就离开了。

这位服务生的话给我留下了一个迷茫，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没多久，又是那位服务生把海蛰摆上了桌，她还很亲切地问我：

“先生，请问要喝什么酒？”

这是平生第一次别人叫我为先生，开始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接着自己感到有些自豪：因为有人叫我为先生，证明我正式走向社会，是一位合格的男子汉了。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不会喝酒。”

“要什么饮料呢？”她又带规劝似的说，“喝点饮料吧。”

“饮料也不需要，我只要吃米饭。”

心想：“我还有什么资格喝饮料。现在维持基本生活都成问题。以后能不能喝上饮料都还没有把握。”

“好的。”她也没有强人之难，“我就去给你拿饭。”

不一会，服务生用一个小木桶给我盛来了米饭。另一位服务生又端来了酸辣土豆丝。她俩把米饭和酸辣土豆丝端端正正地放在餐桌上后，其中一位交代说：

“先生，你的菜已上齐，请慢用。”她准备离开时又补了一句，“先生，还需要什么请吩咐。”

我顺便说了一声“谢谢！”

正当我用完餐，老板又飘到我的对面坐了下来，她问我：

“小老弟，味道如何？”

我说：“很好。”

“你还没有找到工作吧？”

她这一问，我怎么也不好回答，心想：“我的工作在我口袋里呢。”但我没有如实地回答：

“我刚到，还未找到工作。”

“你如果不嫌弃的话，你就在我这店里当员工，愿意不？”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想：“我到深圳来，是准备捞大钱的，怎么能在你这样不起眼的餐馆打工，难道我只是在你这样的餐馆打工的料子么？你也真是小看我了。在餐馆打工对我来说，除了大材小用外，要是家乡人知道也会笑话我的。”但我看她对我的热情友好，而且很诚恳，也就不好意思当面回绝。我只是淡淡地回答：

“让我考虑考虑吧。”

她听了我的话后，很认真地对我说：

“小老弟，到深圳来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要找一份满意的工作就更难。你还可能不知道深圳的情况。我给你说，很多人都怀着一个良好的愿望来到这里，最后都是以失望而告终。你看那些大学生、研究生都找不上工作哩。他们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有的还吃馆子里的残汤剩饭。前几天就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还到我这里吃别人的残汤剩饭哩。”